



主持人语

你来诉说 我来倾听

你是不是曾经被爱情伤害过、被友情背叛过、被亲情遗弃过，憋了一肚子委屈，却不知向谁诉说？你是不是在某些时刻，体会到了命运的无常，感悟到了人生的丰富，想跟人分享，却不知从何说起？其实，你不必把一切都藏在心里，要知道揣着秘密是一件沉重而痛苦的事。你只需要会倾听的耳朵和懂你的心。来吧，把你的心事说给我听。
倾诉热线：15137956968 18103883458

假如人生不荒唐

倾述人：霆(化名)，36岁
采访人：闫卫利
采访时间：7月9日

人生如戏，一点儿也不假，霆的情感之路如此富有戏剧性——上半场还徜徉在幸福中，下半场就惨烈地跌入谷底，令他痛不欲生。

这不是小说，而是真实上演的情感悲剧。霆因为不能生育，迫于压力做出了一个荒唐的决定——让妻子向其他男人“借种”。当全家人欢天喜地抱着“借种”得来的孩子时，霆的心中却五味杂陈，更让他震惊的是，他发现了妻子的秘密。

1 穷小子牵手白富美

我不敢想象，我的生活竟然过得如此狼狈，每天我都在痛苦和懊悔中度过。一想到妻子鸽(化名)，我的泪水就会在心底流淌，她怀里的那个小宝宝，简直是对我荒唐决定的最大讽刺。我觉得自己活得很失败。

我和鸽是大学同学，老家都在洛阳。我出身于一个农村家庭，家境很一般，在大学期间，我和鸽相遇，鸽长得很漂亮，是个学霸，她为人低调，穿衣打扮朴素而雅致。我们在谈了很长时间的恋爱后，我才知道她殷实的家境——鸽的父亲是个富豪，鸽是他唯一的继承人，这让我对鸽刮目相看。

鸽不嫌弃我贫寒，我们十指相扣一起度过大学生活。毕业后，我们一起来到南方一个繁华的都市。就像电影里圆满的大结局一样，在亲友的见证下，我们步入婚姻的殿堂。

当我独处时，总是幸福地发愣，感叹这么多好事儿都让我赶上了——当别人还在为工作奔波时，我和鸽都如愿以偿谋得不错的工作；当别人还在蜗居时，我们已经买好了新房；当别人为缺钱而不能结婚时，我们已经踏上美丽的红地毯。我就像被馅儿饼砸中的人，每天都活得很幸福。

2 不育成了我的软肋

可是突然有一天，我的生活开始被黑暗笼罩，我成了一只受伤的孤雁。

结婚头几年，我和鸽忙于工作一直没要孩子，眼看我们30多岁了，鸽的父母着急了，生孩子成了我们的第一要务。可是两年过去了，鸽一直没有怀孕，我们到医院检查，居然是我没有生育能力。

我和鸽商量着去抱养一个孩子，可是鸽的父亲坚决反对，他要家产留给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；我又想到做试管婴儿手术，鸽一百个不愿意。

鸽是名医生，在单位是业务骨干，很多病人经过她的治疗康复，所以要强的鸽把自己定位为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，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自己成为被治疗对象的现实。况且各大医院都有她的朋友，一旦在医院碰上，她将颜面尽失。

我苦口婆心地做鸽的思想工作，鸽却怎么都不松口。我话不敢说得太重，稍微带点情绪，鸽就表现出不满，我深知是我的生理缺陷引起的，自然气短。

正当我和鸽处于僵持状态时，鸽的闺蜜晶(化名)给出了个主意。晶也是个医生，从她闪烁其词的话语中我终于明白，她想帮鸽“借种”，在鸽怀孕后付男方一笔钱，从此与那个男人互不来往。

没想到一向保守的鸽居然同意了，她说不管采取何种方式，只要不去医院，怎么怀孕都行。可是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决定，我怎么会容许另一个男人和自己的爱人在一起呢？那几日，我整夜睡不着觉。鸽宽慰我说：“咱俩感情这么深，我根本不可能和其他男人产生感情，这样做只是为了孩子。”晶也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，给鸽找的人绝对可靠，不会留下后患。

3 帮妻子和陌生男人开房

我承受不了思想上的重压，索性快刀斩乱麻，把男人的尊严放下，含着泪答应了。

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让我想起来就感觉心痛。

晶为鸽物色了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，鸽很满意。鸽到了排卵期，我硬着头皮去酒店给她开了房，眼睁睁看着鸽和那个男人进了房间，当时我死的心都有了。那几日，我假装轻松地上班，可是我的精神却几近崩溃，想着鸽和那个男人要在那间房里缠绵一周时间，我的心犹如被撕碎一般。我抑制不住煎熬，给鸽打过无数次电话，鸽不接也不回。我不知道鸽怎么了，在我最需要她安慰的时候却对我置之不理，难道她恋上那个男人了？我开始忐忑不安。

难熬的一周终于过去了。我问鸽，为什么不回我的电话，她说顾不上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她忘乎所以地投入让我大吃一惊，连晶也感到不可思议。

作为男人最大的耻辱莫过于此，一种危机感向我袭来。

4 短信牵出妻子婚外情

鸽怀孕了，看着鸽日渐凸起的肚子，我的脑海里总会闪出那个男人的身影，想象他们在一起的情景，这种痛苦让我无法自持。

我想既然事已至此，就要学会放下，努力让自己快乐起来。可是我渐渐地发现，鸽对我没有以前那么体贴了，我没多想，以为是她怀孕的原因。再说那个男人才20多岁，鸽不可能和他产生感情，他也不可能选择鸽。

十月怀胎，鸽生下了宝宝，那个孩子如那个男人一样帅气。当家人抱着那个孩子，如获至宝般极尽溢美之词时，我却悄悄地躲出去，任泪水横流。

不久，我收到一条短信——是我为鸽和那个男人开房的那家酒店发来的，提醒我的卡已升级为白金卡。自从“借种”事情结束后，那张卡我再没使用过，怎么会无缘无故升级呢？

我赶到那家酒店，查看开房记录，顿时如五雷轰顶——鸽和那个男人居然在这里频繁开房，每周都有几次；更让我无法接受的是，他们最早开房时鸽的身体还处于恢复期，鸽居然如此迫不及待和那个男人在一起。

我一路跌跌撞撞回到家。鸽表现得很镇定，她说感情和性是两回事，那个男人头脑简单，他不爱他，但迷恋他的青春和活力，所以每次事后她都付给那个男人钱。

对于鸽的解释，我感到荒唐可笑，鸽居然为自己出轨找这样的理由，我和鸽大吵了一架。

我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该怎样走，我想让鸽的父母来劝说，但他们还被蒙在鼓里，以为孩子是我们做试管婴儿手术得来的。如果让他们知道，孩子跟我没有血缘关系，我在这个家将可能毫无地位。离婚？我还深爱着鸽，也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，不甘心把这一切拱手让人。

无数个夜晚，我在无人的街角歇斯底里地痛哭呐喊：“命运为什么这样戏弄我，给我幸福却又颠覆这一切？我多想重头再来，让人生不再荒唐。”

绘图 雅琦